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五

湖廣參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明 陶望齡

先生諱某字孚元警庸其號少奇穎卯歲博通羣書補諸生有隽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科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為館閣師所重故事閣中館選二

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授史職先生為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歷癸酉同修肅穆二朝實録展書經筵管理誥敕甲戌録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輙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泳文藝該習朝典意尚深逺人莫之測也為人直躬曠宇腸如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確其當制也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

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過戇誤壓華貫適者外轉勢固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顧豈真為高哉亦必有不當於心者僕釋𫊸以來盖非一日長短之效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為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乖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

有繫人雖以僕為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為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况於當塗者乎既不以不肖為能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縻寸禄是真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局促舍已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寂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

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糾其紕繆
䩄然共適不待遠明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
露方裛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
誇年歲之登童稚遷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益貴安
能貶胸中之奇倔徇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視目聽之
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
宣諸口雖在酩酊讙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
假耶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

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史舘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藝林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然燈即以開卷意之所怡他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捜壁藏之餘緼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蹟溯其

菁華挹其芳潤然後爰諸史之繁蕪稡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為何如及江陵敗録素為所廢斥者起浙江提學副使以親命強行先生裁鑑精妙請寄無所受每面發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為若言然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濬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為知

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觴登覽
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
客可試共飲宗師法不可干也先生既骯髒不能細謹
而部使嚴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
容疏論之奉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
人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
民苦之先生為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
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還還未至家而令因以

事中具家齮齕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已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鞭馬鄣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為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溏泄為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

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贑州贑方興岑岡之師先生
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
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參
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
歸歸為小齋題曰讀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埽軌謝
客時為後生商畧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
典及丁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輙對曰三蘇
文章令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為人論為文之法以

氣為主其言曰意至而滃生神來而旨暢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咤時擊膺遂有血疾疾時令人奏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宫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皁皆謝卻之宅憂日寢興壁室中三年未嘗内也其先居漳浦之葭洲曾大公崇器公有隱德鄉人稱之曰

朴叟朴叟生子琥而夭有遺腹子曰文貢即封檢討公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洲近海多盜節婦以其子徙居於前塗及先生貴拜疏言祖母貞節狀詔旌其門又念葭洲宗祏所在也即故地建祠買田供祀事焉先是雲霄民善剽時議將誅剿之賴先生昌言於朝而止饒寇入閩增設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官多徙擾民陳諸銓司尋罷設以故鄉人僉德之先生薨於嗣咸為禱弗得葬封公雲霄之山阻水焉雲霄人爭造舟為梁以過

蜃車令先生得志其徳於人與人之歸徳可勝道哉望齡為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睦州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令扈副張君鶚鳴次之翌日復懸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率闒茸畏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廩食於是庠士大讙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生為一笑而望齡絶

癡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毓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毓榛走數千里以户部侍郎狀來乞銘告曰某月日葬某地望齡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弗銘銘曰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下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鱣鮪性不可馴而寧可俎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黄母范太夫人墓誌銘　陶望齡

萬歷辛丑望齡復從其友黄平倩輝於京師甚歡無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子今來吾行去矣吾父春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塟吾邑西山之桂花坪北水嗇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塟因泣曰吾母良苦即塟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為語曰吾母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龐太常少卿壎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黄故饒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於是姑羅宜人亡矣事繼姑徐婉聽無間

家亦貧力鍼紉自苦日昳炊冷目花繽然時酌杯水代
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營辦甘脆奉其舅舅臨食洛
嘆曰顧吾可耳柰馮可時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於是
更割槃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為飽食吾祖
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
姑歸於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於徐母遽曰吾
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於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
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處我日嫚詈不休乃去西

徙是夕母夢伏而吞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既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於母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溆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歎曰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已利物其仁愛著於心通於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收得念當

斃之母夢髯叟氅而杖來言某罪未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斂嬰綰稚懷牒而前又以為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之其冥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為羹股將之溆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既至溆念母甚夜聞解籜聲問曰雨邪户開籜入乃微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訝之多其暗解也平倩為予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

能屬語至壬寅八月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
告去方入舟使者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塟曰
曰某月某甲子告塟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夙諾
及讀王都諫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
吾母氏貧日食不辦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菽以祭
以養復何事平倩與其弟叅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
賢能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
基之也夫人生嘉靖辛卯二月朔卒萬歷丁丑八月二

十二日初以春亭公考最贈安人再贈宜人復用平倩
宫官推恩仍贈宜人子五長光庠生娶趙氏次即吾友
輝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東宫日
講官娶王氏贈宜人左布政使續之之女次耀貢為太
學生娶張氏次燁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
娶王氏贈恭人繼娶江氏封恭人次燫縣庠生後夫人
十二年卒娶韓氏女一適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孫四昌
穀昌俊光出昌言輝出昌肩耀出皆庠生曽孫三士懔

殤士愉昌言出士惺昌眘出孫女九光出二一適舉人楊益一聘同知蘇希瞻子某輝出一適大理評事岳方子庠生虞衡犨出六一適知縣楊偉孫盛一適知府雍之可孫庠生所造一適知府任哲子庠生茂松餘三幼未字銘曰

糜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塊厥占靡害而宇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二十歲而啓而窆乃陽矣譙賢之阡而居乃靡弗臧矣

孺人廖氏墓石銘

袁宏道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歷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斵棺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

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距丈許遂為之銘銘曰

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温而貞不愧姑也操嚴而潔不愧夫也唯其不愧是以含笑而歸顧佐夫子於黄壚

舒大家誌石銘　袁弘道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

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孑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緋暮織爲佘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於所生閨操之嚴凛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銘曰

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先大父母合塟墓誌銘　湯賓尹

賓尹為諸生一歲而謝大父成進士二歲謝大母也諸生時竒窮不辦養歛進士官詞林窮無以異諸生又大母屬纊之際賓尹適歸節家封史與季伴送之維揚任終事者外惟一仲内惟諸婦而已蓋又十年賓尹再使在里始得從封史後躬紖畚之役歲曰丁未萬歴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地曰後潭之西冲又曰青塢面丁負癸去本家四十里是役也封史晝夜營卜竭二十二年之心力以畢此宅而始即寢也自惟薄劣無所効於

先人顧視二十餘年土風移易情事迕舛求所為大父彷彿者而抑亦寡鮮矣嗟胡不思嗟胡不悲大父世力農糞磽田數畒不給則從曾大父行里中賈已乃合季弟已卒季子竟以賈老其身大父雖以賈老其身於賈家所為顢權程石斂賤散貴之法都不復曉算時斤魚鹽酒肉貰宗人庋不任償者削簿帳便之不復索矣性猒市郭十餘年不一入至老不識郡縣方嚮不見官長嘗市貨蕪陰泊傍官舫揭蓬頂偶出若擬小便者為舫

中官人所怒扑歸大喟曰嘗言官官令財知之利害乃如此那族有短長事列席酒衆拉大父大父揺手謝曰我不貫此酒續遺分肉二脡急麾之平生不啖閹酒杯無名錢不手一文也賓尹小時隨封史讀書旁舍舍與隣雜植棘藩為界隣者數移藩適大父省書來賓尹路遇之以告大父隱聲曰兒任之歲移不夠尺何賴也手牽賓尹以還慈讓率如此始會大父好儒數貿紙筆獎兒童之能畫字者占幾字對者病且卧封史所從姑翁

姚先生來彊扶牀跽泣以封史屬曰若必為我士之而
封史在讀大父方在賈所行朿修共膳學官儀節之數
悉大母手指自辦自咽糠粃別以穀食食師賔嘗久雪
三月無薪取所治棉苴煨別鐺目幾爇塞也大父頻年
行水因下溼不良於步晚年猶躑躅不休大母有瘍之
疾髀肤寸寸痛輒置木櫈支背被臬支兩股紡織窮晨
夕無頃刻之逸初曾大父憂之甚數詈戒大母則用布
幭自蔽毋令尊章知軋軋聲與雞相答曉光達於壁復

執爨竈下矣大父諱滾行髙二號東園於曽大父沙溪府君為長子髙祖敏五府君為長孫其於孝弟忠信非勉也與季共買事而一酒一羹必以仲俱三人無間言瘦面肥髯與人處洞露肝鬲雜諧譃無遠近親疎老幼無不滿意去人思歌之至今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四日卒萬歴丙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大母建平沈氏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歴丁酉三月初一日得年七十子男三人長即封史諱一桂以賔尹

滿編修考封娶我母施氏封孺人仲一相娶畢季一中娶萬又娶姚女一人嫁生員郭可化孫十三人為封史出者賓尹令為右中允次就尹鴻臚寺序班次任尹太學生以埜大父母之前二月卒年三十二耳次薦尹次衡尹次近尹俱縣庠生次家尹仲出者寵尹季出者用尹聘尹師尹之尹尊尹曾孫三人長孫喬孫男昌俱幼當封史為諸生不利田作之勞實仲也獨人多以為詬至賓尹早庠而大父母喜甚也曰是兒必效然大父不

及賓尹之第大母及矣其年七十奉一紵衣不御曰非我貧家所宜奏觴未十日而終子孫所效於先人何如也嗚呼我是以悲而志之因系之銘曰

貴富之家謀田伐宅抑思其前本分者割兩脡一文辭受所矜豐筵腆遺識主誰名味羡思兼脤溫思鮮抱縕舐糠亦敵饑寒老不釋塗病不釋紅健婦飽兒日嬉以慵昌韡而肉昌跣而逐實播實種以詒厥穀小子鑱詩以告後人祖德無瑕踵此者興

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德園虞公墓誌銘　黃汝亨

吾友司勳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歷癸巳去官歸錢塘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峯下已遷李茇之飛僊里採蕁行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玄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林者懷刺造廬欲一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勳輒曰異人異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而沒沒後頭顱如蘷支無辟戾或謂尸解去三年十三月某日公子宗玫

宗瑤如公命塟西溪七十二賢人峯下公生於嘉靖癸丑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贈安人黄氏安人娩而失乳目光囘囘十二時皆不瞑識者巳占其異釋睟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黄安人抽簪染口脂為授句入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誦公不屑岸然去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奇公補郡諸生曰虞生天下才盍令王元美李于鱗見之於是移書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

名振江左又十年巳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為冠當是時當塗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人期巳上公車赴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侈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使某得通籍者袖中彈文不敢避客慚愳江陵江陵不悦于是闈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既絀於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於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

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吾足不堪再刖於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坳遂成進士時萬歷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訃至公哭欲死奔而歸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絓兵朔方畔人戕大帥軍書狎至公為大司馬石公條八議預刻和爾齊畔日及闗白死期無纖髮爽石顧不能用曾侍郎弟某議減軍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中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逼近朝門而詬石司馬大聲

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戍兜冠千騎直逼紅門駐馬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冠遂遯公神識先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亡何遷主客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鑨考功郎令左都御史趙公南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

無卻而公所補司勲吕某缺吕清簡公甥有流言遂借吕裙拾公謗公行賂以覬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道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亦内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上以為然誚尚書尚書屹不為動執奏如初於是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

各抗疏白留淳熙非私且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郎降謫有差公與趙公俱削藉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三十年公論大明天子深念先朝骨鯁魁壘耆艾之臣起趙公田間遂長御史列於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物者遊嗚呼遇不遇不足為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以金錢得官此許由見疑於逆旅而鶖雛受嚇於鴟鴞也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卧床下抱上下危樓凡兩匝月死而作孺子啼不已事賓門公雖貧必極驩其居

廬也叱虎虎去呼獐兎獐兎來就食人謂孝通神明云公既不得志於時而宏護浄業所在經筵法席以身為導又愛惜名勝即兩峯六橋三潭閒松石花鳥蟲魚之屬咸以公為天公故貧孺子力不能購書獲有竒秘與弟閉門抄寫掃葉煮茶窮晝夜不盡不止以故涵肓浸灌汪洋與衍有武庫行秘書之目詩文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者人人自㕁公尤嗜道術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道不則班馬淵雲第囈語

蕭曹衛霍向弇中行耳嘗登天目坐斷崖活埋庵處十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四闢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欲為陸法和弟僧孺亦曰吾兄一生多仙靈竒異之感其所由來要不可解予讀其所為公傳恍忽登閬風從化人焉予識黯淺不足測公百一迹其所至大抵以儒為行以玄為功以禪為歸以山水為寄託以詞翰為遊戲以闡述為經綸古之所謂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子時夢遊武夷引桃杖擊空見龍沈鶴鳴吟曰龍沈海

底日鶴鳴松下風鳴呼公出而乇雲雨之澤處而遊塵
壒之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勲而老也特借識人以自
踐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吶吶見人輒面發赤而臨
事氣決勇于賁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照
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邵古庵先
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知己周
旋竟日忘倦公修軀瑩膚渥顔飄髯每曳杖嘯長松下
不知者殆真以為僊人也公每多異夢因自號六夢居

士又號暡子烟客學者則稱德園先生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櫟丘子二卷孝經邇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繁露一卷行於世而孝經邇言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爲千秋絶學奏布學宮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爲鐫小帙頒焉公先世湅留人三徙入由拳有祖貞者贅錢塘之黃氏謬籍其軍以代曾祖奎祖翊是生賔門公舜卿贈兵部職方司主事自公爲職方削牘上大司馬具白所以謬籍黃氏軍狀獲除弟僧孺名溥貞與公

偕隱者也娶楊繼室李俱贈安人側室何孺人先公二年卒公年六十有九丈夫子七人存者二宗玫府學生娶鴻臚寺署丞裘樹堂公女宗瑤府學生娶憲副莫荆泉公女秀異有父風何出餘俱殤女四幽芳適昆明刺史錢養淳公子萬福清芳適余倩張德懋子岐然閒芳適李桂亭子承宗皆士人素芳殤孫男一孫女三瑤出余為之志而系以銘銘曰

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一涵三曰儒釋僊旨同參

彼迷不悟離岐詼於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老皈瞿曇逍遥野服辭朝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松風龍沈潭七十二賢停雲驂千秋委脫樂且躭不羸其躬誕奇男我銘其墓文無慚

明茂才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鍾惺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為令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令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為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

後絶為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
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
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
清羸譽髙才竒骨為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
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又必奪其
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譽
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
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為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

者何獨亂於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為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為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鷹生某以進士為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為俊物稍長就外傅目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乂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

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旹承響傳寫而君其旹隱然有自為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籍籍若是欲一觀其曲直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為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為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

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為黄玉社工苦為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己亥流言起飲章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遍欲脅以衆怒為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力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丈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為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織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纎芥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詘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

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祧稍能自出語輒詫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不知以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歷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為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為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歸罷盎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羸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於

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為太易不知其用稱為老用險為穩用凡為竒用亂為整要以不必為我式而能為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為偽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磈之氣橫佚之才真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覿面遇之而轉眄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

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憒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為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唫悲憤詼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口而出嶔崎怪譎有温李古橋汗下所不

敢道者令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為殉君少負絶才絶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佻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鄙而傳是以有已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淩襍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庚前日語事釁或自招要以此黙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襍交

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是以怵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借其名以為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即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即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已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

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為天假太易年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於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即所得志於詩者不能遽有加於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為詩差獨富閒即享詩福冨即專詩名是區區者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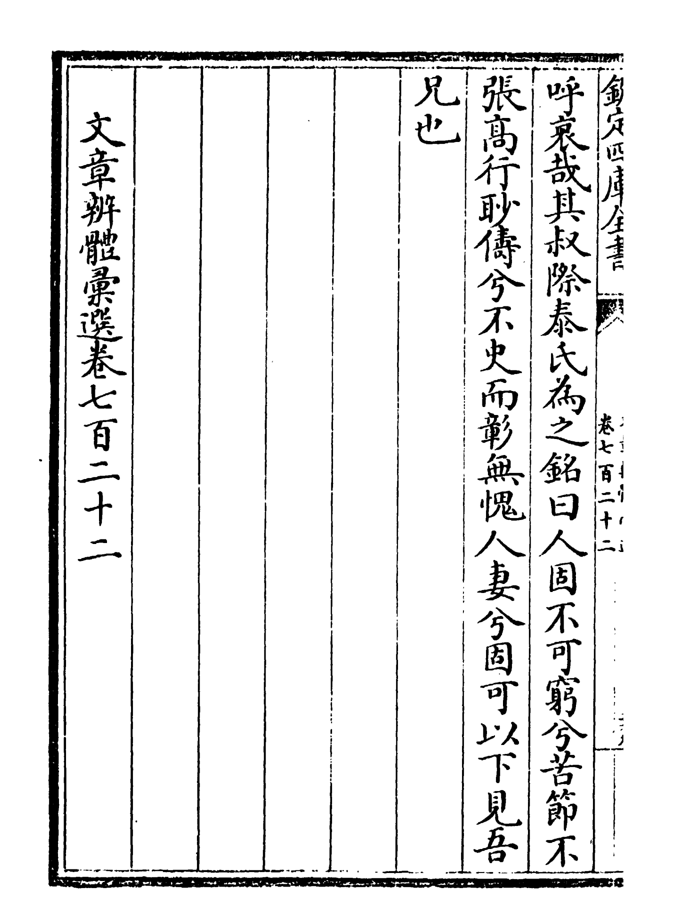
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内行脩潔作人之寔不愧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滎期公以某年月日塟太易某所祔兩婦間余始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

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為明遺丈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為今稱云銘曰

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于乎乎後于存于乎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陳際泰

孺人金谿人適陳侃六公生子全三全四全六全七生女適高而公殂貧者以家徒四壁為言孺人拊四雛但露處耳安所得四壁也長子能拾薪蒸顧安所得置釜中者孺人以十指易薄糜糜不時得則水而已矣或勸之勉思變化孺人則絮泣曰無此藐諸孤固不可况柰若髮覆額手扶牀者何也三十年餓而衰諸子餓而長耳及長子有婦劉有子德有女英即餘子皆足自糊而孺人不待矣次子商歸方市衣以進而竟以易其棺嗚



呼哀哉其叔際泰氏為之銘曰人固不可窮兮苦節不張高行耿儔兮不史而彰無愧人妻兮固可以下見吾兄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徴 編

墓誌銘二十六 以下變體

襄陽盧丞墓誌 唐韓愈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曹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為沂録事祭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

吾父自曹之南華尉厯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冣其列貞元十三年終於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為兖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寳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厯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

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
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璬
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李元賓墓銘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
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

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賔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賔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賔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孫慎行曰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為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之畧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韓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

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皋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礲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拾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

者唯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文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

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覲所與衆寡玆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内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

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昜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叔氏墓誌 李翺

元和元年歲值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于兹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賓主其事銘曰

舅生始言叔氏棄没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
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檟未列殯兵
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棲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
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嬴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唯叔
平生游居是邑夭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
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

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

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繇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

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纎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呑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奥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不可絶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若干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為奉天令甫字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劒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没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没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杜牧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

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七

薛質夫墓誌銘　宋歐陽修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

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於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于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

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絶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

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户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

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

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

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

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鼂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

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千家徙鉅野縣辟時

韂屯出宋而顯廻畬布衣太子太師宗戆秉政父子一

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

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

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

仕初從容調腴吏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强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因于州将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顧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竅偽券應手即辯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隷君擒而誅将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内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

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桀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竇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令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肄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糧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避羅

剎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為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發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籛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

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賙族婣恩稱踈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絶之時予丐埋辭衰麤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度支葛公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劒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

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

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摯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簿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

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揚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曰金華縣

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州王某也銘曰

士竄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亮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

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寃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縶坐大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辠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

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䰟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

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徐道輝墓誌銘 葉適

徐照字道輝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斵思尤奇皆橫絶欻

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躓慘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猒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

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之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葉適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川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

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名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葢村里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監司

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擄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闕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元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葢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

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禄之彼亦非幸也葢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于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彦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彦成以淳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

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

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寇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蕺

蕺笞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增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兹實其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八

黄守一墓誌銘 明解縉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黄君守一挈其囊書示予笑語如平生然視其顔色甚憔悴黯然似非人也曰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鬼邪

前持其衣袂空空然君為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為之銘請書之予者為之挽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即諾之且取片紙求為書數字為何人取漢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辭不肯余曰君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曷若歸之我俾我子孫藏之亦足為君不朽之托且書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手書迹耶余方大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復夢為諸故人言夜夢守一索予銘其墓且為諸君求輓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握筆疾書記夢中語為之銘君金華黃氏後徙洪之分寧宋季居安福地北門其家譜甚詳嘗携以自隨今不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貲豪閭門為人所誣陷死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淦之玉笥撫之大華遇異人頗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俯仰非其志也君喜為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至人有急難托之不

避艱險然其義決然不隨也人有過面數之由是亦多不合余貶河州時君欲徒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至家大雪中一日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復抵京師君送别于清江屢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餘年無家因贅居鵬陂廖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玩好財貨不甚注意散寄人處隨喪不卹也葢一下視一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墓在鵬陂西之原銘曰

君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惡殃慶之機毋迺錯嗚呼有恨纏寥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寄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淦人青年有俊才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茲因景綸令弟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鵬陂如霖如崇如縉昆仲凡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之高誼也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顔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思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鶗鴂以夜出凉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

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艸雜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獨鍾蘊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

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沉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乃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兊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

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𡏖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纎巨内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

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過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

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

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詞中乃謝棄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文橋庵墓誌銘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

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玆橋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涖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則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

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柬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得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歴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曽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

人有闕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西河散人墓誌銘　韓邦奇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極之表漭落之淵舉萬物莫得而拘焉乾坤不得覆載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不得寒燠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歸諸大源莫容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禄不能維縶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千仞之鳳萬

里之鵬飛翔扶摇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搴之散之義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幾于窺次散之意乎守道天姿異越冐襟脱落觀其外循循乎若無懐氏葛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華列玄洞之儔歟郭氏闗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之營產業為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覊棲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真之主也

夫羈棲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營全於至暫之寓者愚哉至重以趨至輕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

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夫禮法者性之縲紲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紲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闞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

其有予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己避己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寔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潛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

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娶趙氏繼娶張氏次爵克佐侃守業娶王氏女一適

李倫先卒孫男五孫女七侃之子希孟娶潘希閔聘張女一適商人樊會一適商人王廷祿一適庠生韓邦達一適商人楊咼爵之子希曾娶衛氏希冉聘王氏希顏未聘女一適秦府典膳姚本源一適商人何騰一幼未字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江河巍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鶴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斯言亦散之旨

程長公墓誌銘

明 汪道昆

程長公名鎖字時啓世家休寧由谿長公即世十有四年未墓也其三子夙抵不佞豫為之表惟卜地為皇皇及其舉嫡母吳碩人喪不佞見客葢殯濬阬之曲其陽乃覯隩區不佞指而問之則長公故所購者也三卜不兆終焉未遑吾友吳子旁綜堪輿是宜主卜三子乃肅吳子嚴事之為上賓賓至而四顧踟躕其兆吉葢壁蓮峯而中為峽起為五雷山又中出而峽者三為蜂要為

鶴膝起為巨門如當戾旁視之則為廉貞其茁如莧其引如象倍巳面亥為覲天皇甲山振濬水而西如墉百仞漸江縈山東下其注如隍部婁附甲山而當穴為紫微金蓋敵體也規土中如拱璧如錯繡如流霞于是而坎其中得椰一又明年為萬歷己卯則以春王正月癸酉三子舉長公之殯而葬焉乃蒲伏謝賓自先考而下辱先生賜賓曰否否非司馬將不有明德尋避席曰長公故以長者聞則天授之吉土即司馬無所與力無論

德明不佞聞而善其言志諸墓門之石若家世若質行若子姓具在長公表中銘曰

延身之良強有力五雷可鞭象可鼻連山高高濬水深一坏之土千黃金北辰倒植甲山起紫微當中陳玉几松栢千章有閟宮誰其居之程長公千秋萬歲福攸同

內江喻在蕔墓誌銘 曹學佺

楚蜀相接之地岑谿險惡中外雜處禽譆獸怒情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

祥益甚難言之矣然挑釁多在邊帥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矢石之屢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吏苦但知事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淆也噫難言之矣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為沅陵令其時有播之師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方烏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君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箐蠻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

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俸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開疆拓土之念較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猶能決勝于俄頃而致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為功之術較則又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為功也為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于不得已之役而委宛紓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為功而以為罪可也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齎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調

崇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都下而卒以視乎播輿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後君死者使茍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遺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之誼且守土乃為銘曰

予治蜀也知蜀事覩君之所為也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愈昌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曹學佺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土婦人以嫁為歸人以死為歸死以土為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即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即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生孫

又六年余以南京大理寺正被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
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為大父母冢旁焉
余小子罪莫贖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
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
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敝
也為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
子以疢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
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焉逝之日

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兮以壤侍兮余母志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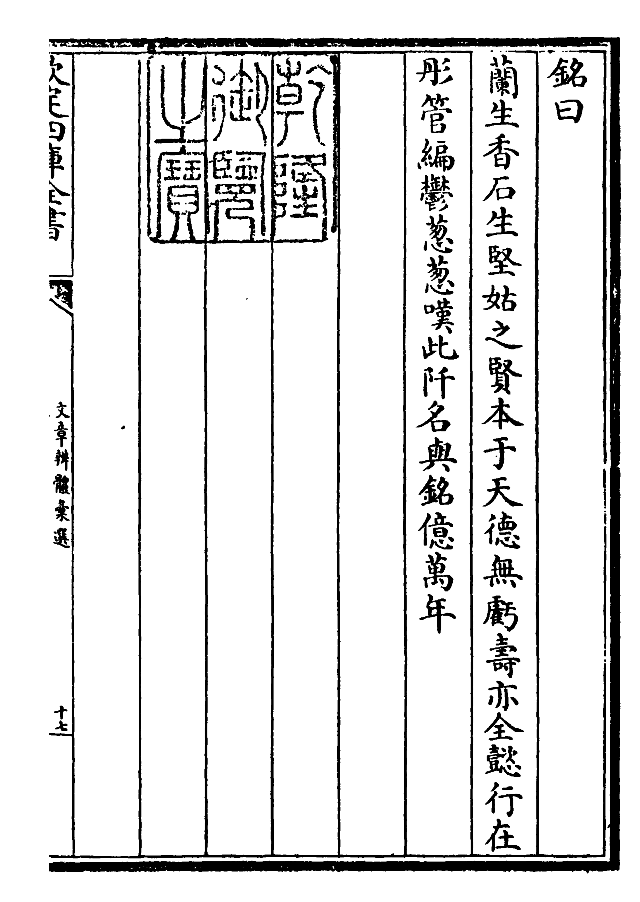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袁中道

先王父左溪公弟為松峯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予父者為余氏姑生予叔者為姑其賢又相若也先王父嬉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嬉于田而姑事

之亦得其懽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戀相若先王父即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即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若及其老而强健疊見諸孫成立余姑及見予輩成立并予輩子姑及見宗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福

祉又相若年皆至八十餘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獷悍嫉妬則相若耳鳳靡鸞吪鴟梟叢集可嘆也按狀笄而事松峯公後生子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男五人詹生達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歷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今祔葬于松峯公之側而姪孫中道為之銘



銘曰

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懿行在

彤管編鬱葱葱嘆此阡名與銘億萬年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烱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九 以下排體

梁簡文帝銘陶貞白先生墓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顔色不變有制贈以

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王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昔在枌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遣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貫船虎車照景蜆拂淩烟餘花灼爍春澗潺湲欝欝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簡文帝誌徵君何先生墓

先帝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

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刋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兹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禄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禄固辭不受卒窆乎其

山正衾在殯啞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楷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闕西凝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兹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歆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疴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絶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

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酹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周故大将軍趙公墓銘　北周庾信

公諱廣字乾歸若木拂日長蛇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

昴連雲之氣六辯搆宇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
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為子則名高五都為臣則光
照千里華蓋中天之峯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
其源歲在㺯車年方竹馬月內桂樹切聞能訓石上木
生懸思即悟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鷩
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
城設壝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元
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

都督秦州刺史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茲見撫我君之子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韋賢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勲譬韓信之登壇榮高獨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嶓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戸地接韓城闗隣楚郢戸封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啓萬家事極曹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少司寇犴戸𦬊生图闗篇動載酒屬車

幸無寃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丞牧冀城頻藩隴坻豪傑斂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喿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遥承風化三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為君逆自非名高絶國威被和隣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

以名將當官以令方之彼有懃德天和三年授都督陝
虞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産垂棘既有減虢
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絶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車
軌服叛威邊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
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
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辯桑林之祟更除秦州刺史仍襲
父爵巫國公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太夫人以
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苫寢水

漿不入雖王人勸奪創鉅愈增毋死於子子死於親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唯餘衰柳謚贈其官禮也歸葬于泰州之某原玄甲啓路追軫驃騎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公亮直惟忠温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敏精明有仞于宮牆無形於喜慍金版玉策之記桃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映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翩

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荏荏風流則王濛謝尚語其百發弓絶于猿吟論其百中劍深於雁陣枚乘之望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情平天下之心鵬路忽催龍津遂壅嗚呼哀哉大宰蚤茂三荆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誡兄子義存謹飭王況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乃為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一地紐增
輝天鏡傍㢊數國前臨七政地屬先登時逢下武玉璜
撥亂金縢光輔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泒流玄
扈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為全德山節藻政
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金華說經論
儒璧水親禮明庭相風待賦承露需銘乘舟向日策馬
隨星德舉克明能賢允淑上將授脤元戎推轂趙失東
漁或亡南牧箭下聊城泥封函谷袞衣頻露丹襜亟卷

約法清推繁辭理遣盜烏懸察疑蛇立辯人共官園家同野藹蘭雲推景轉風落仞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楹舍爵殷階啓殯縿幕躐行明旍庭引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潚目容衛靈歸陵圖石馬車畫衮衣小山搖落長林變衰凄愴原隰荒凉宅兆樹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無曉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庾信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係陰山出自國族降

及于魏在秦作劉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君讀書馬上清談劍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略雖復身居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魏正光五年任統軍顏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尋轉別將滑源卷甲關城東馬並皆克捷君有力焉永熙三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畧委之爪牙名洽中涓功參上佐兵臨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癸蒲城

先戰黄沙之苑臨晉横船既禽趙將馬陵削樹復下齊兵班瑞司勲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鄠縣開國公食邑五百趙儼之為驃騎止駕單車張堪之拜光禄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鬪三川無市擐甲搆病死于轅門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潮州刺史君在武川文皇帝同鄉里霸功既立王業克成不忘捨講猶論償博今嗣德惟新功臣追遠東都馬鳴

不無見日之歎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有詔更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事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庭有鐘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言歸天和五年六月甍即以其年十月同葬于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葬平陽下嫁即廬山而共墳銘曰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盡皐蘭塞鴻秋去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凛然師旅上谷威雄武川君則

繼踵代不乏賢匪有忠劒庭流孝泉魏室多故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塗廢典上將指縱中涓力展洛城夜捷河梁朝剪鐵劒金龜榮追玉鉉身胄漢祚門承魏緒並擅華宗俱稱當路伉儷云亡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為丘墓小陵石槨洪源鄉墓蜀靈兩引池柳雙前隊路仍合松城即連霜隨柳白月逐墳圓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周大將軍懐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豕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

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漯代為名將見于斯矣公志氣縱横風情倜儻把橋取履蚤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劒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宫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在梁未為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被諸侯蕭索烟雲光華日

月公以明畧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飈遂遠冠軍
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
倫公之謂矣為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
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辟文武是寄公無愧焉蕭
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艪
艫賀齊有橫江之戰仍為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局轔車反暢長沙
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

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因合肥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

驚巢沉水陷火為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

南北兖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

食邑八千戸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宫上將列文昌

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

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

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髙兵交可逺故得艫

舳所臨葢于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

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馬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馬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于東郭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釁社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聞吏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灞陵醉

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某月日奄
然賓館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藉而
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横而俱死嗚呼哀哉毛修之
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于河橋死生慙恨反公
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
傷温序之心玄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
永滯寃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

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蚤竭一鼓前衰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黄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隧羈遠營魂流寓覇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周大將軍琅邪莊公司馬裔墓誌　庾信

公諱喬字遵眉河内温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西河之官即嗣重黎之政卬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父悦再牧荆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眉公始應辟為河内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黄河浮馬雄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泉風塵三城席卷棠

陰鋒鏑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水三迴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胄宜紹琅琊之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琅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戸宮闈近密寔俟忠貞詔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總䕫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酋恃險狼顧鴟張高山尋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横三門起伏峰危馬

東水險橋飛遂得谷静山空氷消霧散仍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柹下於荆州彌動西陵之戍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懐邵汾晉四州刺史謚莊公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之郡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為在戎四十二年

身經六十九戰至于多竈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越西河之風闇闇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於秦承家于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黄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荆河再撫世屬喪亂身沒猾豎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䨓鳥翼

饑呑獸乳獲歸河内更襲琅琊年方竹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劒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旣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石門冰釋金堤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馭風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沉寥搖落游場浸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風松雲葢白水山衣賢已星殞人沒蘭衰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于鄭鄭
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祖瓊太常
恭侯父穆司空貞公西京賦詩奉常參栢梁之宴東都
言讖司空為武衛之官籍連帝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
無廢儒林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芣苢萋萋葛
覃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幕親戚
惟禮閨閫以睦保定二年冊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從
夫有秩豈惟立義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窌

大將軍沉犀二江夫人聞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掩以瑤華先從春露天和某年月日薨于成都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歸葬于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廻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夙參輿留慶三星在戶百兩言歸虔恭內政榮曜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桑園蠶績綿室鸞

飛珩璜節步藻火文衣巴水幽咽猿鳴斷絶月落珠傷春枯桂折趙琴長辭秦簫永别貞姬掩隧節女封墳洛濵無月荊臺失雲烏悲傷聽松聲慘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吴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勤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既没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叅謀
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
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
春椒年十有四娉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
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
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
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

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問政卭都白狼之溪途艱黄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蒲萄之國夫人别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夭厲之疾遂成沉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徳元年七月九日薨于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李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

人先逢金闕銘曰
芰陵反斾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東
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紘歌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
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冎留銘彫戈餘
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
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
水既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鬭星機北轉日轡
西廻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

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廻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揺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某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即有内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

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纊佩帨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修其政其年月日冊拜廻洛縣君毋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疣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味徒窮

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即序春冰浴蠶秋機秉

杅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廻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蚤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即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聞建

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畧少保建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蚤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宫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内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

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於君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别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雷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即對粧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艸一根恨瓊田之路絶天和五年其月日薨於成都之錦城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别無復簫聲傳毋長

歸唯留琴曲歸葬于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絶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豊貴仕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紘綖禮數厭狄騑驂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鷁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愠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蕣風雨消散神靈離絶嫈

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想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火井北望塞門猶垂雉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没滕城松悲鶴去艸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壠常貞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

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
正光之初褰帷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誡之
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盥
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有夫出征自
識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
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
車服禮數褘褕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既而風霜所
及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

甍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還葬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煙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白狼建功丹蛇襲慶漢之廣矣先聞淑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珥以禮軒車以命讓果成廉推珠止競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窆輦輟露采蘩廢祀室委眠蠶衣留畫雉雲垂下澤日掩高舂空帷舊館虛幕

新封山廻廣柳路沒深松遊魂幾變夫人何從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三十

鄭國公墓誌　唐楊烱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鄭公薨公諱柔字懷順弘農人也縣犯太原王廟諱改為仙掌焉公即隋煬帝之玄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鄭國公行基之子粤若

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惟丞相保寧西漢

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後嗣亦猶司徒之敬

敷五教殷德日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有大賚隋高祖

昧旦丕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顧命恭皇帝遜位

明敭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咸休承百代之宗國稱二

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基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

於邦國縱心妙用不出户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

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怵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漢之平

帝猶敬劉歆集作猶封曽侯魯之戴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為宸極富有寰瀛用三王之禮以同天地奏八代之樂以答神祇郊上玄定泰時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介西偏明堂布政未嘗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寮贊拜絶於羣彦集作后猶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下人祇協以為藩屏以訓子孫稟命不融享年五十有五嗚呼哀哉越某月葬于其原嗣子某官生盡其孝集作養死集作没盡其哀學不替於為喪禮有踰於鑽燧卜其

宅兆俾無後艱述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有客乘殷之馬建于上公尹兹東夏有客有客乘殷之輅作賔王家率由典故天之蒼蒼人之云亡栢櫝成行䰟歸故鄉

李懷州墓誌銘 楊炯

公諱沖寂字廣德隴西狄道人也左衛大將軍西平王之孫荆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原夫帝堯之緒運期授於天漢顓頊之胄大命集于皇家光耀

則若木十枝波瀾則長河九派或中軍按部金鼓所以節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德信可謂玉林多寶天族多奇以御家邦以藩王室者也公山河誕慶辰昴發祥金多木少孔文舉之天骨玉潔冰清華子全之神彩南陽季恭偉縣識宰相沛國趙元儒竊知公望編漢皇之兄弟列周室之邢茅天下稱其八才吾家號為千里初任尚舍直長稍遷城門郎仍奉勅於弘文館讀書掌舍諸宮城門列校制詣東觀有黃香之博聞賜其

制書有班游之廣學尋授駕部員外郎轉金部郎中又勅公為戎州道支度軍糧使天府充牣軍儲委積振南宫之紱冕譽表三臺歷西蜀之江山榮高駟馬遷太府鴻臚二少卿丁艱去職揚播之登太府初聞累遷之命鄭默之拜鴻臚遽見終喪之禮孔宣尼既祥五日彈不成聲孟獻子加人一等懸而不樂服闋歴青德齊徐四州刺史東臨巨海西主長原或全齊歴下之軍或大禹徐方之地任隆刑部陶侃八州寄重尋陽桓伊十部遷

宣州刺史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海根之治蜀郡無此計吏則惟薦張堪潁川尤多制書則但稱黃霸廵察使以尤異聞遷陝州刺史觀其井邑號仲上陽之故墟度其川原周公分陝之遺跡唇齒通其列國咽喉壯其天險善人為政無待於百年童子行謠先符於兩日于斯時也天以順動帝以會昌修封禪於岱嶽作明堂於汶上望山川而遍羣神執玉帛而朝萬國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文昌之省遥接大階建禮之門

旁連複道萬機匡贊八座謀猷既陪軒帝之廵乃覲漢家之事屬河縣南走憑斗骨而為城居衛蒲東亡界朝鮮而為役屬乘輿乃誅後至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問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左卿可為北道主人檢校營州都督石門山險銅溝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神臺鎮野供具行李鄭國有東道之名為我主人常山當北州之寄遼東平以功遷蒲州刺史堯都蒲坂舜耕歷山昭襄王始作河橋穆天子至于雷首汝南朕之心

腹遂拜韓崇河東吾之肱股時徵李布還少府監忠信為主揚阜齊衡清白在官常林比德又除蒲州刺史諸童之逢迎郭伋再牧并州百姓之願得耿純復臨東郡孝敬皇帝國之儲嗣乾之長男四極奏於重光二年賓於上帝崇其謚號用黃屋於羽儀卜其園塋象玄宮之制度山陵之建也以公檢校將作大匠游衣漢寢之外抱劍橋山之下百工畢力陳琳於是乎躬親諸吏懷恩魏霸於是乎無讁遷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若夫叶

時月乘天正泰人往事遊別館而祈年漢宮舊儀下明庭而避暑上幸九成宮以公檢校右領軍將軍本官如故董司戎政以戒不虞七校陳其甲兵五營按其車服領軍之職用文武于紀聸右軍之官叙勤勞於常憲尋以公事免左授歸州司馬楚州舊也始得子男之田夔之先也裁為附庸之國人同賈傳路似長岑伯鶱有聲於鄉里仲任見知於筆札制遷中大夫行兖州都督府長史大庭之庫少昊之墟上真降婁金精吐宿旁瞻日

觀木德題山别乘初迎將宣萬邦之化佩刀終與徒見三公之服以永淳元年其月日行次唐州方城縣遇疾薨朝廷聞而傷之贈懷州刺史公嚴而有禮直而能和行孝立身移忠事主生知者上重之以八索九丘道在斯尊加之以文昭武穆故能入登常伯出踐方州為六卿之儀表發三軍之號令引長戟於門前羅曲旃于堂下子孫朝夕玉樹相輝賓客遠迎玳簪交映悲夫展禽三黜安仁再免奚辭棘署俯集桐華慘舒則不繫陰陽喜

愠則不形顔色何嗟及矣竟遊東岱之山無所不知旋閉南陽之墓二年夏五月日葬於萬年縣龜川鄉之平原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箕裘必復花萼生光隣人泣其悲慟明主憂其毁瘠觀其弔客不無雙鶴之徵察其成墳自有百烏之感森森隴樹漠漠郊烟右玄灞而浩蕩左驪山而起伏杜陵萬家之邑非復城池騰公駟馬之銘不知年代其銘曰

高陽積德武昭餘慶宅鎬開基封唐啓聖叶和萬國平

章百姓天叙諸侯禮陳宗正周之曲阜漢之平陸地則葭莩祥惟嶽瀆鄉黨稱善閨庭雍穆始拜城門即遊天禄大微之位益部之星卿則有六四至丹青州則有九八牧專城既踐臺閣仍司甲兵倚伏無兆遭隨有運賈誼從王桓譚佐郡自忘寵辱曾無喜愠人去何歸天高不問東都門外長樂宫邊白馬旒旐青烏墓田楸栢夾路碑石書年百代之後南陽之阡

徐氏子墓誌銘 張説

徐氏子者名巖字其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驥子睨雲鳳毛洗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置在膝前已會星辰之氣戲於牀下能記賓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學聞一知十升堂覩奥下筆成章而倫要發言為論而卓詭識者咸謂增世搆之崇藴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之孫十二飛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尚之也天乎何辜顔須無命年十有三歲大定元年九月遭疾而沒嗚呼哀哉瑚月始生不見其盈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

銘曰
生日何淺死日何深珠碎眺月花殘稚林哀哉父母孰處其心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 張九齡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内史侍郎户部尚書武德初拜黄門侍郎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

載揚厥問烈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克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搆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陌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

道固已仁焉而不畀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
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
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矢志南州
終于參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
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
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户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撒衣作伯彤弓用征倚那其
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休烈有素聿修

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名不可掩學古入官益取諸漸參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誌銘　王維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魏以降史牒詳焉曽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

護儲闈九百剖符典司方岳漢雄左輔實拜翁歸周命僕臣惟茲伯冋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遺德蕙心紈質豈曰師成螓首蛾眉抑惟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即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筓六珈而問安擊鐘未晞具八籩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為諸侯之夫人鳴佩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疏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

持門户能睦族姻誡良人之從畋不嘗原獸訓愛子之為政遂返魚池言成大家之書行為衆婦之法至于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于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漣漣泣血煢煢在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叙寒淵冀九原之可識

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磬珥問安兮先夜漏製三纅兮玄纁具五獻兮籩豆翟茀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闈忽形沉兮影絶夫傷神兮子泣血悲餘澤兮猶在怨廻文兮未滅返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七